

他们年轻时候

铁汉 著



他们年轻时候

铁 汉 著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解放前青年学运的事实为素材创作的报告文学，内容丰富，故事性强，情节生动，紧张跌宕，并含有一定哲理。其中重点章节有：万泉湖畔、五百少女站起来、警校里的搏斗、空前大示威、两赴鸿门宴、“八十”大请愿等。

本书除对当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直接意义外，还是一本历史工具书。本书列为共青团沈阳市委青年思想教育丛书之一。

他 们 年 轻 时 候

铁 汉 著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沈阳 南湖)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87年10月第1版

印张：7 1/2 字数：160千字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 000册

责任编辑：张其林

封面设计：潘树声

ISBN 7-31006-042-2/I·1

统一书号：10476·1 定价：1.35元



↑ 李正风（中）张超（右）王蔚绪（左）在青运史座谈会上

↓ 黄山讨论会合影。左起：前排：相树春、郁其文、陈大昌，中排：姜涛、张超、张清华，后排：张其林、孙语群



AD98/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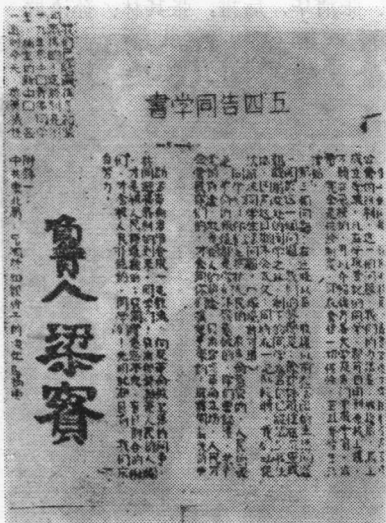
↑ “七二九”五万学生举行抗暴示威大游行

↓ “八十”大请愿中的一个镜头





↑“七五”抗暴期间，沈阳国统区各报报道的东北在沈学生抗联会的抗暴斗争



← 一九四八年“五四”期间，青年文化系统所油印的《五四告同学书》一部分

序 言

李正风

报告文学《他们年轻时候》出版了，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在我国以地下青年运动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还是新鲜事。

《他们年轻时候》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沈阳解放前，在中国共产党沈阳秘密市委领导下，青年文化系统的知识青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沈阳进行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地下斗争。报告文学不同于党史资料，也不同于革命回忆录，她是以史实为依据，运用文艺手段，侧重于历史事件、人物性格和感人细节的刻划。这本书基本上做到了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当年青年一代先进分子追求真理、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崇高情操。

1945年“九三”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又迫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深渊。沈阳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到正反两方面教育，逐渐觉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终于汇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投入战斗，为沈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青年是幸福的。法西斯专制下那种黑暗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领导着全国青年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积极探索和创造。为了对内搞好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当代青年非常需要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非常需要科学地正确地汲取中国革命传统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样伟大的历史时刻，我认为，推荐给当代青年读一读《他们年轻时候》，还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老一代，在革命斗争中留给我们那种有理想，敢开拓，不畏艰难困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精神财富，非常值得当代青年认真学习与思考。我希望当代青年要珍视自己的幸福，不虚度年华，为美好的明天献出聪明才智。我相信，只要你们能够联系新的时代使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汲取革命传统的营养并予以发展，也一定能奏出高亢激越的改革交响曲，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光辉篇章！

1986年12月9日 于沈阳

目 录

序 言	李正风
一、万泉湖畔	(1)
二、重燃星星之火	(7)
三、“初生牛犊”	(14)
四、春风吹又生	(23)
五、最长的罢课	(32)
六、送战友出走	(43)
七、夺取学生自治会	(53)
八、这一个典型	(61)
九、五百少女站起来	(69)
十、警校里的搏斗	(78)
十一、冬令营事件	(87)
十二、中途遇险	(97)
十三、“是冒险家吗？”	(103)
十四、震惊敌胆的《告同学书》	(111)
十五、斗特务	(121)
十六、地下学联诞生	(129)
十七、“七五”血染北京城	(136)

十八、敢于领导，善于斗争·····	(145)
十九、空前大示威·····	(156)
二十、两赴“鸿门宴”·····	(167)
二十一、“八十”大请愿·····	(178)
二十二、革命老妈妈·····	(187)
二十三、推心置腹·····	(194)
二十四、硬骨头入狱·····	(201)
二十五、秘密印传单·····	(211)
二十六、在红旗下·····	(219)
后 记·····	齐 林(229)

一、万泉湖畔

沈阳有名的八景之一，世称小河沿的万泉公园，坐落在这个古城的东南隅。万泉公园以万泉河而得名。万泉河水流经公园北侧，蜿蜒西行，注入浑河，俗名五里河。多少年来，有一派历史学者，引经据典，坚信万泉河就是小沈水，就是这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小的长流水，是“沈阳”二字的渊源。

万泉河的源头，观音阁前的涌泉，是货真价实的万泉。从地表下的岩石断层中，汨汨的清水如同从万千的孔穴中喷涌而出，不分春夏秋冬，从不停息片刻。早年莲花街的居民，目睹此种奇观，奉若神明，说万泉是开天辟地时就与宇宙同在。“九一八”的炮声过后，日本人的马靴蹂躏沈阳城，万泉河的源头被关东军破坏了，慢慢地淤塞了。它经历了14年的苦难，盼来了山河重光，可是，穿着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将军，只在一心一意打内战，任凭万泉湖水浑浊，大片莲花凋零。万泉公园死气沉沉，再也没有往昔的春青与美丽，只剩枯柳衰杨，丛生的蒿草，与游人作伴。

1946年的暮秋。这天天气晴和，万泉公园的游人，出出进进，多于平常。有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人，走进公园，用一双机警的眼睛敏捷地捕捉着周围反射出来的信息，是否混杂有身穿便衣、腰藏手枪的诡秘人物。但他表情上装得十分平静，和所有想逛景的游人一样，悠哉游哉地向前踱去。

年轻人刚刚二十出头，中等身材，体型瘦弱，五官端正，一对不大却光芒犀利的眸子，在微眯的睫毛下闪烁着和

善的微笑。看模样是个精明、机灵、善良的年轻人，看打扮好似一个大学生。他，是来到万泉湖畔和中共沈阳秘密市委一位领导人接头的，他就是青年文化系统地工负责人张超。

按照约定的时间，他迟到了五分钟。

这是因为，半路上跳出个叛变者！

这年春天，解放东北的苏联红军从沈阳撤回国内，国民党的 30 万精锐部队占领了沈阳城。霎时间，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古城的大街小巷。街头贴满了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当局、东北行辕的布告，左一条右一条的“格杀勿论”、“坚决镇压”，使人一见毛骨悚然。国民党接收大员坐着轿车、吉普车、马车，趾高气扬，驰骋于马路之中，哪一个市民躲闪不灵，轻则是一番辱骂，重则是拳打脚踢。张口自吹“老子抗战八年”的中央军军官们，动不动还要呵斥受十四年罪的东北百姓“奴化太深”，是“不打不听话”的奴隶。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可以随意对过往行人搜身，以检查身份证、搜捕八路探子为名，抢劫钱财，侮辱妇女，抓丁拉夫，直到扣上“共匪”帽子押进集中营。在苏联红军撤走以前，共产党军队退出沈阳以后，有几个月时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铁血锄奸团，已经制造了多起暗杀事件，沈阳人民家家户户闻枪声而色变。现在，这帮或打黑枪或捕人的特务们，更把沈阳搞得阴森可怕，人心惶惶。特务们连续制造十余批秘密集体屠杀。上百名青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饱经日本侵略者迫害的沈阳人民，一传十、十传百，在暗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一批立场不坚、意志动摇甚至叛变投敌的家伙。

在张超从小什字街拐向万泉公园时，迎面走来一个国民

党军官，看“阶级”是个少校。这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早先在一个党小组、最近叛党投敌当上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搜查队长的关大顺。光复前，他俩同在一个区公所当办事员，八路军进城以后，又同在一个区政府当干事，以后又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党小组里，接受中共沈阳秘密市委关于开展青年运动的任务。三天前，蔡宗华才告诉张超：“关大顺有个舅舅是国民党什么大员，给他找了个当特务的差事，这小子叛变了，你、我可要特别小心他。”

真是冤家路窄呀！

两个人走的不在一侧，然而隔着马路，彼此马上都认出了对方。张超紧张思索着：装作看不见，不打招呼？不妥。迎上去，说什么？怎么说？那么，这是偶然相遇？还是这小子有意跟踪？怎么办？

少校军官的目光是惊讶的。几秒钟内，张超集中考虑如何摆脱这危险的处境。

在少校身后，一位着装时髦、口涂朱红的小姐，扭动着腰肢赶上来挎起少校军官的左臂，娇滴滴地唤道：

“密斯特关，你真吝啬。再不叫马车，我可要失陪了。”

关大顺的头贴近摩登小姐的脸，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她恰好挡住了关大顺的视线。谢天谢地，这是一个脱身的机会。张超立刻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朝万泉公园方向奔去。恐惧突然袭来，张超想：说不定身后就跟着那双惊讶的眼睛，或者是指派的什么人，得把尾巴甩掉！前边有两个东西小巷，事不宜迟，他朝东边小巷走去，借着过马路的机会，望望后面是否有尾巴，走过小巷，三拐两拐，拐了出去。张超直到发现身后确实没有尾巴，才折上大路，直奔万泉公园的正门而来。

年轻的张超，从老八路那里学来了稳重，迟到了他也不急不慌，保持着游园者那种悠闲的姿态，慢慢转到万泉湖的东南角，树林茂密、游人稀少之地。

此刻，那位中共沈阳地下市委领导人L，正在距离约定地点100米开外一个空场上做着健身操。他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长袍，头戴黑呢礼帽，脚登大绒皂底布鞋，一副金丝腿眼镜架在扁平的鼻梁上，淡淡的双眉下，放射锐利深邃的目光。从他潇洒的风度和脱俗的气质上看，很象一位年轻而有修养、博学而头脑清醒的绅士。这位地下秘密市委领导人，年纪刚过三十，但他从事地下斗争却已超过十个年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同学运领导人宋黎、韩永赞等等，便是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在日本鬼子严密统治下的沈阳，几度出出进进，往返于沈阳、延安之间。他同他的战友，与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斗智斗勇的拼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刑场喋血，铁槛受难呵！那些革命战友，往往是由于善良、轻信、缺乏地工经验，而被叛徒出卖或被打进来的特务陷害。血的教训，锻炼了他能应付地下斗争的各种意外，识别种种伪装，判断不同人物，并能随机应变，做出最佳的决策。

眼下沈阳的形势是严峻的。地下市委，只剩L一个人在沈阳。原市委书记张君勱，也就是著名翻译家金人被捕之后，经组织营救，周恩来与国民党交涉，同被解放军俘获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勱走马换将，回到解放区哈尔滨去了。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侵占了大半东北，张牙舞爪要吞没我东北根据地，叫嚣要渡过松花江。所以，国统区沈阳的地下斗争愈加艰苦困难。国民党特务利用东北青年不认识国民党的庐山真面目，借蒋介石飞抵沈阳之机，煽动上千名大专学生和中

学生举行反苏反共大游行。一时间，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这种局面下，青年文化系统原有三个地下党小组，已经垮了两个。今后如何隐蔽精干，重新壮大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学运？全靠他一个人来决策。今天，他要听取张超的汇报，布置任务，把领导学运的具体使命，细致地交待给张超……

按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还不见张超的影子。凭藉多年的地工经验，约会的时间，必须严格遵守。一方届时不到，意味着发生意外，另一方必须马上走开。

今天他未能依惯例行事，这主要是他对于张超的为人、性格有了较深的了解。张超三岁丧父，孤儿寡母，在灾难深重的沦陷区东北，度过了饥寒交迫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一个寡妇，抚养儿子穿衣吃饭还要读书上学，不仅需要昼夜的操劳，尤其需要坚韧不拔顽强自信的勇气，她——张超的妈妈，就是顶住了封建传统、社会舆论的种种歧视、流言与压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初中文化的人。张超从妈妈那里，潜移默化，继承下来一副与旧社会、恶势力毫不妥协的性格，他看不惯人间的一切不平。从张超记事起，从没看见母亲流过泪，没看见母亲唉声叹气，他看见的是母亲目光中那种从不气馁的神情，倔强甚至带着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反抗意志。母亲是张超心目中第一个伟人，第一个强者，第一个榜样。

失学的张超到沈阳铁西日本人开的铁工厂去学徒。有一天，车间里丢了一把车刀，日本工头和日本厂警诬赖是张超偷去的，这帮日本侵略者一向以奴隶主自居，视中国人为牛马，他们可以骑在中国人头上为所欲为，任意打骂、关押，只要他们高兴或愿意。

厂警举起皮鞭，鼻子底下仁丹胡直抖：

“你的，快快的说话，车刀的哪边？”

从入厂那天起，张超就没驯顺过，他不象某些人软弱得如绵羊，他看不上那种奴隶性。你日本鬼子丢东西，拿中国人撒气，张超把脖颈一挺：

“我没拿，谁拿了，我不知道！”

“巴格牙鹿！”厂警察容不得敢于蔑视日本人的中国小徒工。

“凭什么骂人！”

厂警众多，有的按倒张超，有的舞弄皮鞭，直打得不服的张超没有反抗之力，屁股、前胸、后背全出血才罢手。

只有这一次，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是张超看到的母亲落泪的唯一一次。然而，当张超提出：“妈，日本工厂就是要我，我也不给他干了。”妈妈答复得斩钉截铁：

“对，孩子，不去！”

L到张家口，根本没见到张超，他只让华北联大转个口信，这张超真的就回来了。在解放区，安全；在华北联大学习，对将来的地位有利，可是，张超选择了回沈阳这条路。就凭这一点，L完全相信张超是一个不畏艰苦的强者。这样的战士，是最可信任的。

当时间过去了五分钟，L意识到，可能张超中途出事，不宜再等。不过，他并不慌张，只是遗憾地扑打一下衣衫的尘土，立即离开现场。

他刚走几步，远远瞥见张超向约定地点走来。他怕张超身后有敌人盯梢，观察多时，才移步向密林深处走去。

二、重燃星星之火

大约一个月前，正在张家口华北联大学习的张超，被调回沈阳。

在华北联大学习，是张超梦寐以求的。这儿是华北解放区的首府，联大的教师多是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能在这里深造，提高自己那可怜的文化水平和一知半解的理论基础，无疑将是重要的转折。

几个月的学习，张超明白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次革命，其所以不能成功，除了没有一个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党做领导以外，便是那个组织缺少铁的纪律，所以，仍不过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一触即溃。他想：我既是沈阳秘密市委派出来的，再回沈阳去做地工，义不容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当革命利益需要时，只有抛弃个人利益去服从。

共产党的大大小小负责干部，留在张超灵魂深处的记忆太美好，太动人，太深刻了。在他的生活中，不论是日本人开的住友铁工厂厂主及其警卫队，不论日本区公所所长和汉奸官僚，一切掌握权利的人，拿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视为牛马，不当人待的，所以，少年时代的张超就有一股子反抗劲儿。欺侮人，压迫人，他看不惯，他反对，人穷志不穷！

1945年光复后，九月间，共产党的沈阳区区长高民、马毅、田野等干部，说话和蔼、平易近人，让张超等几个年轻人上班工作。他们不象过去的官，象好朋友，拉着张超的